

胡萝卜须

Poil de Carott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法] 列纳尔 著
王振孙 译



胡萝卜须

Poil de Carotte

人民文学出版社

畅销文库

[法] 列纳尔 著
王振孙 译



Jules Renard
POIL DE CAROTTE

根据 Flammarion, 2002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萝卜须/(法)列那尔著;王振孙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ISBN 7-02-005324-6

I. 胡... II. ①列... ②王...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859 号

特约策划: 蔺 瑶 李天珏
责任编辑: 黄凌霞

胡萝卜须

Hu Luo Bo Xu

[法]列那尔 著
王振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http://www.rw-cn.com>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5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ISBN 7-02-005324-6

定价: 12.00

目 录

鸡	1
山鹑	3
做梦的狗	4
噩梦	6
请勿见怪	7
尿罐子	9
兔子	13
十字镐	14
猎枪	15
鼯鼠	18
苜蓿	19
杯子	22
面包	25
喇叭	26
一络头发	27
洗澡	29
奥诺丽娜	33
锅子	36
说,还是不说	39
阿加特	40
工作安排	43
瞎子	45
新年	48

来和回	50
钢笔	52
红脸蛋	55
虱子	63
跟布鲁图一样	67
家书选辑(胡萝卜须给勒皮克先生的信和勒皮克先生 给胡萝卜须的回信)	70
小屋	75
猫	77
羊	80
教父	83
泉水	85
李子	87
玛蒂尔德	89
银箱	92
蝌蚪	95
戏剧性的变化	98
打猎	99
苍蝇	102
第一只山鹑	103
鱼钩	105
银币	108
个人的想法	114
风暴中的树叶	116
反抗	119
最后的话	122
胡萝卜须的照相册	126

鸡

“我肯定，”勒皮克太太说，“奥诺丽娜又忘记把鸡棚关上啦。”

果然如此，只要从窗口望望就知道了。那儿，在大院子的尽头，可以清楚地看到显现在夜色中的鸡棚的黑糊糊的门洞。

“费利克斯，要不你去关一下？”勒皮克太太对她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说。

“我又不是管鸡的。”费利克斯说；这个孩子脸色苍白，无精打采的，天生胆怯。

“那么你去，欧内斯蒂娜？”

“啊！我吗？妈妈，我害怕！”

大哥费利克斯和姐姐这样回答着，几乎连头也没有抬一下。他们胳膊肘支在桌面上，正兴致勃勃地在看书，两颗脑袋差点要碰上了。

“唉，我真笨！”勒皮克太太说，“我怎么没有想到他呢；胡萝卜须，去把鸡棚关上！”

“胡萝卜须”是她对她最小的孩子的爱称，因为这个孩子的头发是橙黄色的，皮肤上有些雀斑。胡萝卜须正在桌子下面玩，这时候他站起来怯生生地说：

“嗯，妈妈，我，我也害怕。”

“怎么？”勒皮克太太说，“你这么大的男孩还害怕！真是笑话，快去！”

“大家都知道，他的胆子像山羊那样大。”姐姐欧内斯蒂娜说。

“他什么都不怕。”大哥费利克斯说。

这些夸奖的话，使胡萝卜须听了感到骄傲，如果配不上，他会觉得羞耻；他心里已经在跟怯懦作斗争了。为了最后鼓励他，他妈妈对他说，如果他再不去，就给他一个耳光。

“至少，替我照个亮吧。”他说。

勒皮克太太耸耸肩膀，费利克斯轻蔑地笑笑。还是欧内斯蒂娜可怜他，拿上一支蜡烛，陪着她的小弟弟走到了走廊的尽头。

“我在这儿等你。”她说。

一阵大风把烛光吹得直晃悠，灭了；她马上就吓得逃了回去。

胡萝卜须双腿靠得紧紧的，一步也不敢挪动，在黑暗中打起了哆嗦。夜是那么黑，他什么也看不到。有时候刮来的冷风，就像一块包住他的冰毡，要把他卷走。有多少只狐狸，有多少只狼，透过他的指缝，在向他脸上吹气？他想了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朝着估计是鸡棚的方向，在黑暗中一头猛冲过去。他摸索着，终于抓到了鸡棚门的把手。棚里的鸡，听到孩子的脚步声，吓得骚动起来，在栖架上咯咯乱叫。胡萝卜须对着它们吼道：

“别叫啦，是我！”

他刚把鸡棚门关上，便像手脚都长出了翅膀似的飞了回去。当他气喘吁吁地回到暖和明亮的屋子里时，他觉得非常自豪，就像他把浑身沾上泥浆的破衣服换成了一套又轻又软的新衣服。他骄傲地微笑着，直挺挺地站在那儿等待别人的祝贺。现在他没有危险了，他在他亲人的面容上寻找着他们刚才曾经为他担心过的痕迹。

可是大哥费利克斯和姐姐欧内斯蒂娜仍然心安理得地在看

他们的书，勒皮克太太用她通常的平静声调说：

“胡萝卜须，以后鸡棚的门，每天晚上都由你去关。”

山 鹑

像往常一样，勒皮克先生把他的猎袋往桌子上一倒，里面有两只山鹑。大哥费利克斯把它们纪录在挂在墙上的一块石板上：这是他的任务。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姐姐欧内斯蒂娜负责替猎物去毛剥皮；胡萝卜须专门被指派结果那些受了伤、但还未完全死去的猎物的生命。他之所以得到这份美差，总是大家认为他心肠硬吧。

这两只山鹑扭动着脖子，在作垂死挣扎。

勒皮克太太：“你还在等什么，还不把它们弄死？”

胡萝卜须：“妈妈，我也很想石板上做纪录，今天让我来做这个工作吧。”

勒皮克太太：“石板太高，你够不着。”

胡萝卜须：“那么，我也很喜欢拔毛。”

勒皮克太太：“这不是男人干的活。”

胡萝卜须只能拿起了两只山鹑。旁边的人耐心地告诉他该怎么干。

“你是知道的，抓紧它们的脖子，要咬着毛抓。”

他一手提起一只，甩到背上，开始干了。

勒皮克先生：“两只一起干，真有你的！”

胡萝卜须：“这样可以快一些。”

勒皮克太太：“别假慈悲了，其实你心里高兴着呢。”

山鹑在死命挣扎，浑身痉挛，翅膀扑腾着，羽毛洒落得到处都是；它们怎么也不愿意死，可是他可以一手一只把它们轻易地掐死。他把两只山鹑夹在双膝之间。他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满头是汗。他什么也不想看到，脑袋仰着，手里掐得更紧了。

两只山鹑还在坚持。

他生气了，想早些结束这件事；于是，他抓住它们的爪子，把它们的脑袋朝自己的皮鞋尖上砸。

“啊！刽子手！刽子手！”大哥费利克斯和姐姐欧内斯蒂娜齐声叫道。

“他干这个倒是很在行的，”勒皮克太太说，“可怜的畜生，我可不愿意像它们一样落在他的魔掌里。”

勒皮克先生虽说是个老猎手，这时也有点儿不忍，走开了。

“好啦！”胡萝卜须把两只已死去的山鹑扔在桌上，说。

勒皮克太太把山鹑翻来翻去地看看。小脑袋都破了，流着血，还沾着些许脑浆。

“早就该把它们抢过来了，”她说，“现在弄得多脏啊！”

大哥费利克斯说：

“是啊，他这一次没有像以前那样干得漂亮。”

做梦的狗

勒皮克先生和姐姐欧内斯蒂娜都俯身在灯下阅读，一个在看报，另一个在看学校奖给她的书。勒皮克太太在打毛线，大哥费利

克斯在炉火旁边高跷着双腿；胡萝卜须席地而坐，在想心事。

突然，睡在草垫子上的比拉姆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叫。

“嘘！”勒皮克先生说。

可是比拉姆叫得更厉害了。

“畜生！”勒皮克太太叫道。

可是比拉姆连声狂吠，使家里人都吃惊不小。勒皮克太太手捂着胸口，勒皮克先生咬牙切齿地瞪着这条狗。大哥费利克斯破口大骂。一时间闹成一团，大家什么也听不到了。

“别叫了，瘟狗！别叫了，畜生！”

比拉姆却变本加厉地吼叫着。勒皮克太太打了它几下，勒皮克先生用手里的报纸打它，随后又用脚踢它。比拉姆怕挨打，它只是伏在地上号叫，垂着脑袋，像是在生气，狗嘴猛撞草垫，叫得声音都嘶哑了。

勒皮克一家人气得发疯，他们全都站起来攻击这只趴在地上的不听话的狗。

窗子上的玻璃震得格格作响，火炉的烟囱管也在颤抖，姐姐欧内斯蒂娜甚至尖叫起来。

胡萝卜须呢，虽然没有别人关照他要怎么做，自己往外跑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一个黑夜迟归的打零工的人，正在街上慢慢地走回家吧；只要他不翻过花园的墙进来偷东西就行了。

胡萝卜须沿着漆黑的走廊向门口走去，他伸出手去，摸到了门闩，把门闩抽开，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响，但是他没有开门。

过去，他总是大着胆子走到外面去，嘴里吹着口哨，唱着歌，猛踩着脚，使出浑身的劲道来吓唬敌人。

这一次他要玩花样了。

他家里的人这时候还以为他正勇敢地在花园各处角落里搜索,像个忠实的卫士一样在房子周围巡查呢;其实他欺骗了他们,他贴身在门背后,根本没有出屋。

总有一天他会被逮住的,可是好久以来,他一直在做这种把戏,而且回回成功。

他就怕这个时候要打喷嚏或咳嗽。他屏住声息,抬起头来,透过门上的小窗子,看到外面天空中三四颗寒光闪烁的星星。

不过现在该回到屋里去了。这种把戏时间不能玩得太长,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他又一次用他瘦小的手把沉重的门闩推向生了锈的铁环,用力把它推进了凹槽,发出了巨大的响声。听到这些声音,家人们会以为他完成了任务,刚从远方归来!于是他心里美滋滋地奔过去安慰他的家人。

可是,就像上次一样,比拉姆在他离开之后就不叫了,勒皮克一家人都平静地呆在他们的老地方;虽然别人什么也没有问他,胡萝卜须还是习惯性地说道:

“刚才是在做梦。”

噩 梦

胡萝卜须不喜欢家里来客人,因为客人打扰了他,他们占用他的床,他只好跟母亲去睡。然而,他不但白天有种种缺点,夜里也有,夜里最大的缺点是打鼾。他打鼾肯定是故意的。

这个大房间一直到八月份还是冷冰冰的，里面摆着两张床；一张是勒皮克先生的，另一张是他母亲的。胡萝卜须睡在母亲的身旁，里面一边。

在入睡之前，他先在被窝里轻轻地咳嗽一下，清清嗓子。可是，打鼾的也许是鼻子吧？他慢慢地用鼻子吸气，验证一下鼻子有没有堵塞现象。他还练习了一下轻缓地呼吸。

可是他刚一入睡，便打起鼾来了，这好像是一个爱好。

勒皮克太太马上用两个手指在他屁股上最肥的地方掐，一直掐到出血。这是她喜爱的方法。

胡萝卜须的叫唤声惊醒了勒皮克先生，他问道：

“怎么啦？”

“他做噩梦。”勒皮克太太说。

接着她像奶妈似的哼唱起一首带有印度风味的催眠曲。

胡萝卜须的脸、膝盖都朝着墙，仿佛要把它推倒似的；他双手护着屁股，准备抵挡他第一次鼾声便会招来的乱掐。胡萝卜须又在他休息的大床上睡着了，在他母亲的身旁，床的里面一边。

请 勿 见 怪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别的孩子到这个岁数上都领圣餐了，身心都很洁白，可是胡萝卜须呢，还是肮脏得很。有一天夜里，他已经熬了好久了，还是不敢声张。

他在床上扭动着身子，希望用这种办法来摆脱他的苦恼。

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还有一天夜里，他舒舒服服地梦见自己站在一块界石前面，随后他在被窝里面迷迷糊糊地放松了。他惊醒了。

身边没有什么界石，只留下一片惊慌！

勒皮克太太耐住了性子，没有发火。她把被褥洗了，她很平静、温柔、体贴；甚至到了第二天早上，还让胡萝卜须在床上吃早饭，真像是对待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

是的，一盆汤，精心调制的羹汤，端到床前，勒皮克太太用一把小木匙加了一点东西在里面，啊！真正一点点。

大哥费利克斯和姐姐欧内斯蒂娜在床边阴险地瞅着胡萝卜须，他们有点像快要笑出来的样子。勒皮克太太一小匙一小匙喂着她的孩子。她用眼角瞟着大哥费利克斯和姐姐欧内斯蒂娜，好像在说：

“注意！准备好！”

“是，妈妈。”

他们早就在考虑怎样扮鬼脸，找乐子了，最好请几个邻居一起来看看。终于，勒皮克太太向她两个大孩子使了个眼色，好像是在向他们说：

“准备好了吗？”

接着，她慢慢地举起最后一小匙汤，塞进胡萝卜须张大了的嘴里，一直塞到喉咙口，狠狠地塞，随后带着嘲弄和厌恶的语气对他说：

“啊！小脏货，你吃下去了，吃下去了，把你昨天撒下来的东西，统统吃下去了。”

“我早就猜到了。”胡萝卜须干巴巴地回答，脸上毫无表情。

他对这些事情已经习惯了；而当人们习惯了某种事情的时

候,这一切便变得一点也不可笑了。

尿 罐 子

—

因为他已经不止一次在床上发生那种不幸的事了,现在胡萝卜须每天晚上都要加倍小心,采取预防措施。夏天倒还比较好办:九点钟,勒皮克太太要他去睡的时候,胡萝卜须便主动出去兜上一圈,这一夜便太平无事了。

冬天,散步成了一件苦差使。天黑下来以后,他把鸡棚关好,做了第一次准备工作,但是他不能指望这样的准备到第二天早晨还能管用。晚饭过后,一直等到九点钟敲响,天黑了已经很久,但还要无穷无尽地拖下去。胡萝卜须一定得采取第二次措施。

这天晚上,像平时一样,他在思考:

“我是不是需要?”他想,“还是不需要?”

一般来说,他总是回答“需要”,也许是他确实憋不住了,也许是得到了外面的明亮的月光的鼓励。有时候,勒皮克先生和大哥费利克斯给他做出了榜样。而且,这种想方便的需要并不是每次都逼着他远离屋子,到荒野中的路沟里去满足的。平时他多半在楼梯下面解决问题;这要看当时情况而定。

可是,这天晚上,雨点猛击着玻璃窗,大风吹灭了天上的星星,原野里的胡桃树在呼呼作响。

“这倒好,”胡萝卜须不慌不忙地考虑了一会儿,得出了结论,

“我不需要。”

他对所有人道过了晚安之后，点上蜡烛，走进了走廊尽头右面他那个没有任何摆设的冷冷清清的房间。他脱下衣服，睡到床上，等待勒皮克太太来查看。她只要一进来，便会把他的被窝塞紧，接着把蜡烛吹灭。她把蜡烛留下了，但不留火柴。她把他的房门锁上了，因为他胆子小。胡萝卜须这时便开始品尝他独居的乐趣。他喜欢在黑暗中思考。他把白天的事情又一一回忆了一遍，庆幸自己终于避过了种种灾难，希望明天也有这样的好运。他还希望接下来两天勒皮克太太不来注意他，然后他带着这个美梦入睡了。

他刚合上眼睛，便感到那种苦恼又来了。

“真是无法避免。”胡萝卜须想道。

如果是别人就会爬起来，可是胡萝卜须知道床底下没有尿罐子。勒皮克太太天天发誓说要替他放一个，但总是忘记。再说，既然胡萝卜须已经做了准备工作，再放上尿罐子有什么用呢？

胡萝卜须就没有起身，只是在床上想。

“迟早我会憋不住的，”他想，“不过，我越是憋下去，小便会越积越多；如果我马上就撒，尿不会多，靠着我的体温，到了明天早晨被褥一定能悟干。凭过去的经验，我相信妈妈一点也不会看出来的。”

胡萝卜须放心了，安详地闭上眼睛，开始睡大觉。

二

他突然醒了过来，感觉一下自己的肚子。

“啊！啊！”他说，“糟了！”

他刚才还以为这件事已经解决了呢，真是倒霉透了。昨天晚上他偷了懒，现在报应不是来了吗。

他坐在床上思索，门锁着，窗上钉着铁栅栏，根本出不去。

不过他还是起了床，走去摸摸窗上的铁栅栏。他趴在地上，双手伸到床下，摸索着他知道并不存在的尿罐子。

他睡下去，过一会儿又爬起来。他宁可活动活动，来回走走，跺跺脚，也不肯睡觉，两只拳头顶着在逐渐膨胀的小肚子。

“妈妈！妈妈！”他轻声叫着，可是心里又怕被听到。因为如果勒皮克太太醒来看他，他马上就会没有事，那样的话就像是在故意捉弄她。现在他这样叫两声，不过是为了明天可以说他曾经叫过她，没有说谎而已。

而且，他现在怎么能叫喊呢？他正在用足力气憋住，使这场灾祸慢点发生。

很快，一阵剧痛疼得胡萝卜须满地打滚。他碰到墙壁，又弹了回来。他碰到了床栏，碰到了椅子，碰到了壁炉，他猛地一下把那块壁炉挡板掀开了。他蹲下去，弯下身子，他放松了，顿时浑身舒畅。

房间里越来越黑了。

三

胡萝卜须一直到天快亮时才入睡。这天早上他睡了个懒觉。当勒皮克太太进门时，她做了个怪腔，好像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怪味道！”她说。

“早上好，妈妈。”胡萝卜须说。

勒皮克太太抓起被褥，满房间嗅着，很快她就知道了。

“昨天夜里我不舒服，又没有尿罐子。”胡萝卜须赶快说，他认为这样为自己辩护最好。

“你骗人！你骗人！”勒皮克太太说。

她跑了出去，一会儿又回来了，偷偷地带了一个尿罐子回来，悄悄地塞在床底下；随后他把胡萝卜须拉起来，又把全家人都叫来，大声嚷道：

“我是作了什么孽，才生了这么个儿子啊？”

过了一会儿，她又拿来一些抹布，一桶水，像灭火似的把水全倒在壁炉里。她挥舞着被褥、床单，叫着要透透气！透透气！忙这忙那，怨气冲天。

一会儿她又指着胡萝卜须的鼻子骂了起来：

“该死的东西，你难道没有感觉，你简直是变态了，你像畜生一样！就算给一只尿罐子给畜生，它也知道怎么用。而你呢，你竟然想到在壁炉里打滚。天哪，你让我不能理解，你真要把我逼疯了，疯了，疯了！”

胡萝卜须穿着衬衣，光着脚，眼睛望着尿罐子。昨天夜里是没有尿罐子的，可是现在床脚边有个尿罐子。这只空的洁白的尿罐子看得他眼睛也花了；如果他还要坚持说没有看到，脸皮不是也太厚了吗？

他一家人全都神情沮丧，邻居们一面嘲笑着一面散去；刚刚来送信的邮递员又来缠住他，向他提了很多问题。

“天啊！”胡萝卜须终于回答了，眼睛还是盯着尿罐子，“我啊，我真不知道了，随你们把我怎么办吧。”